

当代全球化的内涵及其内在互动逻辑^{*}

杜彬伟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它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对全球化历史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不同的认识标准。我们目前所经历和所理解的全球化是当代全球化,它存在着巨大的能量。“相互依存—国际合作—国际机制”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基本的互动逻辑。

关键词:全球化;当代全球化;全球化互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9)02-0063-05

作者简介:杜彬伟(1973—),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事务研究所2006级博士研究生。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它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人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全球共有价值的认同、主权边界的消失等无不打上全球化的烙印。笔者认为,我们目前所经历和理解的全球化是当代全球化,“相互依存——国际合作——国际机制”构成了当代全球化时代基本的内在互动逻辑。

一、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与当代全球化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但在一定意义上,“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1](P3)}如

果把全球化之全球不仅理解为不同民族间跨洲际的行为方式,而且指连通东西两个半球的行动,那么应该承认是1492年哥伦布跨越大西洋的航行,第一次达成了东西两半球的会合,并由此开始了人类全球化进程。^[2]

对全球化历史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不同的认识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兰·罗伯逊和戴维·赫尔德的划分。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全球化研究领域,罗伯逊和赫尔德都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但两人对全球化的历史分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罗伯逊认为决定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即民族社会、个人、国际体系以及全人类,这四者之间有着一种类似于“全球场”的运动模式。其相互组合关系及其在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同变动,使500年来的全球化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阶段(15世纪初期—18世纪中期)、开始

阶段(18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起飞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中期)、争霸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60年代后期)、不确定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3](P84-86)} 赫尔德主张对全球化的认识需要有超前的历史意识。“想描绘当代全球化的‘形状’必然依靠(潜在的或者明确的)某种历史叙述。这种叙述不论来自对宏大文明的研究还是世界历史研究,都对人是当代全球化的历史独特性和明确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要解释当代全球化的全新特征,需要视野超越现代。”^{[4](P18)} 运用布罗代尔的“长周期”学说,他强调对全球化历史阶段的划分应该是数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其中包括前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开始于9000—11000年前)、现代早期的全球化(1500—1850年)、现代全球化(1850—1945年)、和当代全球化(1945年之后)。

如果认为全球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那么我们就得认可全球化的历史划分。但是全球化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一个时髦的术语,说明现代的全球化具有与前年代不同的时代特征。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全球化即从“泛全球化”的角度理解全球化,我们就无法理解当前的时代和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甚至是人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笔者目前所经历和所理解的全球化是当代全球化。

当代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汇合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要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而且,在这个时代,交通和通讯设施出现了重大的创新,全球治理和管制的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战后的全球流动和相互联系浪潮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个时代是全球化明确的历史时期。尽管当代的全球化模式与以前相比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形态,即当代全球化。

二、全球化概念的内涵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推进的结果。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全球信息网络化的普及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的大潮。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化大潮的扩展扫除了最后一道意识形态的屏障,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宣布:“世界进入了

全球化时代”。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极端主义者和变革论者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界定:“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是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5](P45)}。这是极端全球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典型定义,也是把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识。对于极端全球主义者来说,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不和谐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经济全球化通过建立生产、贸易以及金融的跨国网络实现经济的“解国家化”。在这种“无国界”经济中,国家政府下降为全球资本的传动带,或者完全沦落为夹在不断强大的本土、地区以及全球治理机制之间的中介制度。

极端全球主义者都深信经济全球化正在建构新型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正在替代,或者最终替代作为世界社会的首要经济和政治单位的传统民族国家。^{[5](P5)} 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这种秩序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消亡。随着实行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制度作用的增强,国家的主权和自主性被进一步削弱了;同时,全球通讯设施的发展以及人们不断认识到相互间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跨国合作的条件变得前所未有的好。就此而言,一个全球公民社会正在逐渐显现,全球化体现了“人类行为框架”的根本性重构。

极端全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预示着一一种单一状态或者最终状态的到来,没有意识到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6](P30-40)} 里斯本小组在其提供的《竞争的极限》的报告中表示:“全球化涉及的是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横向联系”。^{[7](P39-40)} 全球化在构筑一个新的人类社会交往体系,其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不可能只遵行单一的市场经济逻辑。贡德·弗兰克认为,要建构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三个纬度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全球化是一个高度分化的过程,体现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包括政治、

经济、金融、军事、法律、生态等许多领域。因此，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综合现象，而是过程和活动的综合化，是全球政治经济框架内人类活动环境特征的最高模式。^{[8](P230)}

全球化的当代进程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上必然的历史进程，在新的千年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全球范围的政府和社会现在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是一种强势变革力量，造成了社会、经济、治理制度以及世界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

变革论者的全球化观点似乎更符合全球化的现实，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强调多纬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多种动因。变革论者普遍认同全球化三个方面的趋势^{[9](P7)}：一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传统模式的转变、地方性原则的转变、权力的转变。通过消除加在社会交往模式之上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跨国社会组织形式，如全球生产网络、恐怖分子网络和管制体系。二是地方性与社会、经济、政治空间之间的重新定位。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日益跨越区域和国家的边界，支撑现代国家的地方性原则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原则预设的社会、经济、政治在一个排他的、划定的国家疆界之内的直接统一性。社会、经济、政治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与国家的地方性边界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条件下，他们被重新改造和重新划定，例如出现了新的全球化地区和全球城市。三是变革论者的核心：全球化正在重组或者“重新调整”国家政府的权利、功能以及权威。主权在国际权威、国家权威以及地方权威之间被分割了，国家再也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生在自己领土边界之内的事情，从金融系统到生态系统，复杂的全球系统把相距遥远的社群命运联系在一起。全球通信和交通设施支持着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新的主权体制正在替代着传统的国家状态，“一种在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有明确领土界限的藩篱”成为了今天对主权的最好理解。全球化不仅与新的主权体制有关，还与全球领域出现的非领土的经济政治组织有关，包括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国际管制机构等。随着权威不断地分散到地方、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层次上公共和私人代理机构手中，世界秩序不能再被认

为是完全国家中心的，各国政府要找到合理的战略来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就必须对国家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整和重构，以在一个相互联系更紧密的世界治理过程迎接不断复杂的挑战。

最后，做为变革论的一个代表，赫尔德也给全球化下了一个“更精确”的全球化定义：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9](P22)}。另一位全球化的强烈倡导者苏珊·斯特兰奇教授则倾向于把全球化定义为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异常剧烈的全球变革，这场变革正在三个层次上发生：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活领域，主要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构筑起的生产结构，它主导着人类社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方式；第二个层次是金融结构，即金融体制，它主导着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易的金融支持的方式；第三个层次是观念、意识和信仰领域，“虽然文化的多样性仍将继续，但个人的敏感性和易感性正在经受着全球趋同的巨大调节”^{[10](P365)}。

总之，全球化指的是在超边界性的特征下，国际生活已经不再受制于国家的自然疆域和国家法定的边界架构的约束，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观念、生活方式等人类的各个方面在不断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与交通技术的促进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实现从国家公民社会走向全球公民社会的全面变革的进程和趋势。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图景、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图景、是一个传统与变革同在的图景、是一个分裂与融合的图景、是一个阶段与进程的图景、是一个矛盾与争议的图景。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而不是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全球化始终可能是一个更加“紊乱和冲突”的过程。也许全球化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从没有一个概念能对如此庞大的全球化体系给予完整的理解，但它像黑洞一样存在着巨大的能量。

三、全球化的内在互动逻辑

我们无法预知全球化的巨大能量，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存在一个内在的互动逻辑，这个互动逻辑改变着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全球混沌逐步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各国的相互利益全面地渗透，国家的共同利益日见扩大，全球

利益正取代国家利益；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促成了国际合作的普遍存在，并且长期的利益互动中产生了相互认同的理念；对合作的认同和对未来共有收益的预期使得国际机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合法性规范。由此，“相互依存——国际合作——国际机制”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基本的互动逻辑。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种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11](P3)}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领土国家行为体一直在世界政治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组织等非领土行为体的出现，领土国家的作用在减弱。国际问题的传统议题，大国均势、国家自身的安全无法界定我们面临的威胁，也难以诠释未来的前景。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11](P9)}相互依赖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相互依赖在新时代表现在以下 10 个方面：1、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易摧性和敏感性，例如核时代有核国家的“互为人质”；2、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即类似能源、人口、环境、粮食、裁军、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3、“高级政治”（指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军事战略等）逐步向“低级政治”（指经济发展、人口与粮食问题、社会福利等）过渡；4、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缓和与开放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5、随着缓和形势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的趋势；6、武力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作用日益减弱；7、谈判逐步取代冷战，接触逐步取代遏制；8、研究对象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转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跨国组织；9、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以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制；10、相互依存的趋势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起溶解作用，推动全人类利益的形成，最终将成为通向未来没有国界的世界国家的“中途站”。^{[12](P337-338)}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各国的相互利益全面地渗透，国家的共同利益扩大，全球利益正取代国家利益。

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促成了国际合作的普遍存在，并且在长期的利益互动产生了相互认同的理念。原来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以维护本国主权与利益为首要目的的国际社会，正在转向一个相对有序的、在主权让渡基础上建立起国际联系的、

权利共享与价值共创的“国际组织全球体系”，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合作发展与人类和平的理念。这些共有理念包括：追求“非零和博弈”或“双赢”目标的“理性预期理念”，追求相互间的关系处于主动自我平衡状态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理念”，追求正义与公平和有规则的道德约束的“国际正义理念”，追求既能为大多数成员国所认同和接受又能较容易地约束成员国行为的“效用理念”，追求国际关系制度化、合理化、规范化和有序化的“法制化理念”，追求在确认国家主权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度限制和约束国家行为的“主权约束理念”，追求以承认国家间因制度、观念和历史文化不同而存在利益差异为前提的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多种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多样化理念”，等等。这些理念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观念体系，可以为全球范围内的交流、理解与合作提供认同基础和共同的价值尺度，从而在有关难民、环境、毒品、人权、主权等方面形成比较一致的标准，有利于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也有利于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符合全球利益的设想。虽然目前的国际社会还存在很多矛盾、冲突，甚至不时爆发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解冲突、增加了解、加强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13](P75)}

对合作的认同和对未来共有收益的预期使得国际机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合法性规范。国际机制是指国际社会在协调国家行为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体制、原则、规则及其运作方式对国际事务做出的有机系统安排。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机制以增进国际合作为宗旨，以国际组织为载体和基本组织形式，通过国际公约等法律性文件及相关规则得以确认，通过成员间在规则范围内的定期交往和相互合作得以实施。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机制在过去的基础上发展得十分迅速，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规范性功能不断增强，日益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为当代国际关系较为现实的规范模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机制要求对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逐步进行变革，以合作的互利的长期利益代替争斗的利己的短期利益；国际机制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转移，而是主张国家主权的‘国际汇合’；不是要求单方面的责任和行动，而是强调国际共同的责任和行动；国际机制所包括的准则和决策程序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限制和机遇，是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和平的有效手段。”^{[14](P41-42)}国际机制作为新的国际关系的稳定模式，与传统的霸权模

式相比更加适合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既能为大多数国家接受为可行的选择,也适应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方向。

四、小结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是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有机整体,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又给人类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客观要求。全球化要求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互相合作和民主协商、开放包容的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建立和谐世界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必然和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祈望,也是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和内在发展的自然逻辑。

参考文献:

- [1] [美]斯塔夫利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 吴象婴,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 李慎之. 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J]. 东方,1994(5).
- [3] 罗兰·罗伯逊.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 梁光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4] [英]戴维·赫尔德,等. 全球大变革[M]. 杨雪东,等,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 世界经济展望[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 [6]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7] 里斯本小组. 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 张世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8] James Mittelman,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6.
- [9] [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M]. 陈去刚,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0] Susan Strange,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1997.
- [11]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利与相互依赖[M]. 第3版.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2] 倪世雄.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3] 夏建平. 认同与国际合作[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14] Stanley Hoffman. *The Game Rul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7.

(责任编辑:彭介忠)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nner Interact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DU Bin-wei

(*Institu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which influences the reality and future, is a challenge faced by human beings. The division of globalization stages depends on different criterion. The present stage possesses great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mechanism" makes up the basic interactive logic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teractive logic of globalization